

美国基督教右派

[德]曼弗雷德·布洛克尔

内容提要 美国“基督教右派”的追随者来源于“福音派”的环境中,即那些把传播和宣示福音当作核心使命来看待的信徒。他们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了反对新社会运动的抗议运动,80 年代末,他们以政治性的公司或者各种组织和团体的名义进行活动,90 年代,“基督联盟”活动特别活跃。基督教右派主要有两种政治策略:对共和党领导委员会进行“渗透”,在地区、州和国家三个不同层次为保守阵营候选人进行选民动员。在 30 年的发展和演变中,基督教右派经历了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加强了其组织结构并且扩展了它们的策略,与其初始阶段相比,它们现在更能成功地吸引成员、保障稳定的财政来源和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严肃的“行为体”角色。尽管如此,迄今它在实施其政治社会议程上仍没有取得大的成就。

关键词 美国 基督教右派 政治动员 共和党 保守主义

上个世纪 70 年代在美国兴起了被称作是“基督教右派”的抗议运动,这一现象令人吃惊,因为人们原本以为宗教冲突不会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发挥什么作用。“基督教右派”的组织——如“道德多数派”、“宗教圆桌派”和“基督之音”等,极力为实现美国的重新基督化而呐喊。福音派、特别是新教原教旨主义者要求以圣经教义修改宪法,而他们的政治动员能力同时也使人们担忧自由主义宪法的核心原则将被破坏。不少观察家在此看到的几乎是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平行发展的现象,他们认为“基督教右派”抗议运动是想要激进地改变政治体制和建立神权政治

* 曼弗雷德·布罗克尔(Manfred Brocker),德国艾希施泰特—英戈尔施塔特天主教大学政治学教授。原文刊发于德国议会周报副刊《政治与时事》2007 年第 6 期。内容提要系编者所加,注释也做了相应处理。

国家。“我开始害怕了”，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健康部长帕特里西亚·哈里斯如是说，“也许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会有一个霍梅尼出现”。^①

诸如《神圣的恐怖》、《上帝的打手》和《宗教右派的反美国主义》等书名反映了对美国的政治化“原教旨主义”的批评浪潮。就在一些人担心基督教右派将变得更激进的时候，而另外也有人认为那些极端保守的议程注定将是短命的，不过后来证明这两种预言都错了。事实上，基督教右派得以成为美国一种持久的政治力量而存在。在咄咄逼人的起始阶段之后，它经历了一个转型过程，其转型的特征是通过组织的改革以及纲领和策略的转化。这种适应和调整是由美国的政治体制导致的，美国的政治体制以社会团体和社会运动的结构开放与广泛参与为前提，但政治体制同时也疏导着它们的活动。^②

以下本文将扼要介绍“基督教右派”及其发展：它们的成员都是哪些人？它们的目标是什么？它们在其成立 30 年后的今天都取得了哪些成绩？

美国的“福音派”

“基督教右派”的追随者来源于“福音派”的环境中，即那些把传播和宣示福音当作核心使命来看待的信徒，他们相信《圣经》的真实性，相信个人投向耶稣基督是获得解救的唯一途径，他们把这些称之为精神的“重生”。虽然“福音派”中的各种流派（“新福音派”、“原教旨主义派”和“圣灵—卡里斯玛派”）具有上述这些共性，但是它们之间在许多重要的神学问题上也存在着认识上的不同，虽说这本来也可能引起分歧，^③但它们之间的分歧现在却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④

白人福音派信徒占美国人口总数的比例大约在 23% 到 26% 之间，^⑤其中大概三分之一是新教原教旨主义者，五分之一是圣灵主义者和卡里斯玛主义者。问卷调查显示，白人福音派信徒比其他白人的教育程度低和财产少，他们主要居住在美国南部和中西部的联邦州，但在西部的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也有相当数量。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政治和社会道德问题上持有非常保守的态度。

① 引自 Jeffrey K. Hadden and Charles E. Swann, *Prime Time Preachers: The Rising Power of Televangelism*, Reading, Mass., 1981, p. 149.

② 详见 Manfred Brocker, *Protest-Anpassung-Etablierung, Die Christliche Rechte im politischen System der USA*, Frankfurt/M., New York, 2004.

③ 关于美国福音派，可参见：James D. Hunter, *American Evangelicalism, Conservative Religion and the Quandary of Modernity*, New Brunswick, N. J., 1983；Nancy T. Ammerman, *Bible Believers, Fundamentalists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Brunswick, N. J., London, 1987.

④ Manfred Brocker/Clyde Wilcox, “Die Christliche Rechte und die Präsidentschaftswahl von 2004”, in Torsten Oppelland/Werner Kremp (Hrsg.), *Die USA im Wahljahr 2005*, Trier, 2005, S. 164ff.

⑤ Clyde Wilcox, *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 The Religious Right in American Politics*, Boulder, Col., 2000, p. 45ff；John Cochran, “New Heaven, New Earth”,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October 17, 2005, p. 2773.

“基督教右派”

直到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前,美国福音派是不关心政治的。但是作为对左翼抗议活动的社会运动——包括诸如学生运动、和平运动、妇女运动和同性恋运动等,还有受大学生“反文化”运动影响的拒绝新教伦理和资产阶级性道德的新趋势,以及基于联邦最高法院各种判决的禁止在公立学校讲授《圣经》、做晨祷和使堕胎合法化的政策的反应,美国福音派开始(部分地)进行政治动员。^①

原教旨主义的广播电视传道者杰里·福尔维尔(Jerry Falwell)、詹姆斯·鲁宾逊(James Robinson)和蒂莫西·拉海(Timothy Lahey)等人呼吁建立原教旨主义的组织,并在他们的观众和教区中进行宣传和鼓动活动。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他们的追随者以及福音派其他流派的信徒以政治性的公司或者各种组建的团体的名义进行活动,如“基督联盟”、“家庭调查委员会”和“美国家庭协会”等。在“原教旨主义者”之外,“新福音派”、“圣灵派”和“卡里斯玛派”也越来越多地参加政治活动。

在 90 年代,“基督联盟”活动特别积极。它是由电视传道者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在竞选 1988 年总统候选人失败后成立的,“基督联盟”的成功应归功于它地区性和非集中化的组织结构。一些成立较早的组织、如短命的“道德多数派”只专注于全国政治舞台,因而无法长期吸引和凝聚其成员。罗伯逊和他的总干事拉尔夫·里德(Ralph Reed)有目的地建立地区一级的基层组织,而且地区组织的领导机构当中并不包含神职人员,而是包括商人、家庭妇女、教师和退休者等阶层。

直至 1998 年,“基督联盟”都是在发展壮大之中。它的成员数量从 1990 年的 2.5 万上升到 1998 年的 210 万,但此后它却明显失去强劲发展的势头。组织内部的意见不和与建立者在用人问题上出现的错误,导致这个在 90 年代里最受公众注意的组织的衰落。但是从整体来看,基督教右派的追随者数量却几乎没有改变,它类似于一个相互联通的体系,此处失去的成员会转移到其他组织那里去。基督教右派如今一共有大约 600 万名男女成员,10—15 万名积极分子,超过 15% 的美国选民在民意调查中表示同情基督教右派组织。^②

从一开始,基督教右派就尝试着去影响社会文化规范的基本结构。在 80 年代,它的斗争被理解作为一种道德上的社会革新,是对自由主义、人文主义、女权主义和世俗主义的讨伐,而自 90 年代起,具体的政治要求则主导着它们的纲领。基督

^① 参见 Manfred Brocker, *Protest-Anpassung-Etablierung, Die Christliche Rechte im politischen System der USA*, p. 35ff.

^② Clyde Wilcox, “Wither the Christian Right? The Elections and Beyond”, in Clyde Wilcox and Stephen J. Wayne, ed., *The Election of the Century*, Armonk, N. Y., London, 2002, p. 116f.

教右派在内政上的目标是重建它们认为的由基督教新教所影响的美国“主导文化”，制止 60 年代以来的社会文化现代化和自由化，这些应通过以下具体的措施来实现：禁止“同性婚姻”，^①禁止因特网上的色情内容和赌博，禁止堕胎，^②禁止安乐死、干细胞研究和克隆技术；重新实施学校的祷告活动，在生物课堂上注意《圣经》的创世说（而非达尔文的进化论），国家支持宗教私立学校（福音派）的发展。基督教右派把美国看作是一个被上帝挑选的国家，必须保持其基督教的基础，以取得上帝的保护和恩惠。

在外交政策领域，基督教右派长期以来代表孤立主义立场而非积极干涉主义：美国被看作是“例外民族”，是世界的榜样，并不是“圣战国家”。“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对它的外交政策立场产生影响，这种影响过程是与美国民众的整体潮流发展相平行的，基督教右派改变了主张并和新保守主义结成同盟，新保守主义赞同单边主义的干涉政策。^③这种结合是令人吃惊的，因为两派在意识形态上和评判其他政治问题上都持有完全不同的态度。^④

基督教右派典型的立场是拒绝国际组织（如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它们认为国际组织威胁到美国的主权，并且通过国际会议和宣布国际公约来推行“自由主义—世俗的”和“反基督”的政策，比如联合国关于妇女权利和人口问题的会议、联合国关于儿童权利的公约以及联合国生物圈计划等。

基督教右派坚决支持以色列。它们要求美国政府实行支持以色列的政策，其理由是基督来世论，根据这种理论，建立以色列国家是基督重现的前兆，基督在没有犹太国家存在的情况下，无法建立圣经的边界。就这点而言，它们反对归还被占领土和建立巴勒斯坦国家。

基督教右派还支持“海外”的宗教自由和抗议中国以及一些穆斯林国家如苏丹对“基督徒的迫害”，它们认为应对这些国家实施贸易制裁。对他们来说，伊斯兰教自“9·11”事件之后上升成为新的假想敌，这个假想敌正在发动一场针对西

① 84% 的白人福音主义者反对允许同性婚姻，73% 表示反对同性恋者的“生活伴侣登记”。在此问题上，他们和民众的整体观点之间的差距并不大：只有 25% 的人支持同性婚姻，35% 的人支持登记生活伴侣。参见 David Brooks, “The Values-Vote Myth”, *New York Times on the Web*, November 6, 2004 (14-11-2005)。

② 基督教右派多次拒绝在美国已经存在的关于堕胎（非常自由）的法律规定，但是只有少数人赞同没有例外的禁止堕胎。参见 Clyde Wilcox, *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 The Religious Right in American Politics*, p. 49ff。

③ 在外交政策上，40% 的福音主义者现在把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当作优先目标，30% 把反恐斗争当作首要目标。参见民意测验：“America’s Evangelicals More and More Mainstream But Insecure”, *Religions & Ethics News Weekly*, April 16, 2004, <http://www.pbs.org/wnet/religionandethics/week733/p-re-lease.html> (16-11-2006)。

④ Tarek Mitri, *In Gottes Namen? Politik und Religion in den USA*, Frankfurt/M. 2005, S. 131ff; Stefan Halper and Jonathan Clark, *America Alone: The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Global Order*, Cambridge, 2004, p. 18ff。

方(基督教西方)的“圣战”。^① 基督教西方应该面对这个挑战并以一切可用之手段保卫自己。

政治策略

为了实现其要求,基督教右派开始时虽然不使用军事手段,但表现得非常具有侵略性。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期,基督教右派的公众形象是以一系列对抗性的行为为标志的,比如封锁堕胎诊所、在议会大楼或是最高法院门前示威游行等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行为并没有取得成功,而且他们的“打手”形象也使与他们亲近的议员和里根总统感到担心,基督教右派于是开始学习和接受其他已经存在的政治利益集团的做法。此后,基督教右派组织的行为在世界的其他部分更像是“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而非宗教原教旨主义抗议运动。它们新的策略是游说国会、白宫以及法院(游说法院的工作是通过进行规范诉讼或者在重要诉讼中提交自己的司法备忘录来实现的),在地方、州一级支持或是影响政府官员(如在反对“同性婚姻”问题上),^②通过发行出版物、宣传册和在媒体作宣传来影响公众舆论。从根本上来看,基督教右派在过去 20 年里主要用两种方法实施影响:对共和党领导委员会进行“渗透”和在地区、州和国家三个不同层次为保守阵营候选人进行选民动员。

对共和党的渗透

至迟在电视传道者帕特·罗伯逊 1987/1988 年竞选总统候选人之时,基督教右派就开始有目的地做共和党领导委员会的工作,以此对共和党推举候选人、选举党代会代表以及党纲内容进行影响。^③ 调查证明这种策略是成功的。^④ 金伯利·康格(Kimberly Conger)和约翰·格林(John Green)指出,基督教右派对 18 个联邦州的共和党有“很强的影响”(主要是美国南部、中西部和西部),这也就是说,超过

① Martin Kilian, “Eine böse, verdorbene Religion”, *Die Weltwoche*, 7 (2003), <http://www.weltwoche.ch>; “Verbal Attacks on Muslims by Conservative Christians”, http://www.religioustolerance.org/reac_ter18.htm (15-11-2006).

② 基督教右派在提出倡议和建议方面大多是成功的,在一项对 1994—2000 年间地区和州一级的 150 项“投票倡议”所作的调查中,42 例(=28%)中基督教右派作用积极,在这 42 例中的 24 例,基督教右派的观点反映在法律草案中(=57%),参见 Manfred Brocker, *Protest-Anpassung-Etablierung, Die Christliche Rechte im politischen System der USA*, p. 249. 基督教右派通过这种方式阻止允许帮助实施安乐死、大麻合法化和同性婚姻。反对同性婚姻是基督教右派的一个核心议题。

③ 参见 Manfred Brocker, *Protest-Anpassung-Etablierung, Die Christliche Rechte im politischen System der USA*, p. 191ff.

④ John F. Persinos, “Has the Christian Right Taken Over the Republican Party?” *Campaigns and Elections*, 15 (September 1994), pp. 20—24.

了相应的共和党委员会的 50% 以上。在 26 个联邦州,基督教右派对共和党有“温和的影响”——他们的成员占据着那里 25%—50% 的委员会席位。只是在东北部的 6 个联邦州里它的影响非常小。^①

基督教右派在共和党内联邦和州一级的强有力地位,使得它在候选人挑选问题上有着很大的发言权。基督教右派并不把它自己的人推向候选人位置,它的人在选民眼中过于“意识形态”化。作为更具发展前景的策略,它支持共和党内的保守候选人,这些保守派虽然自己不属于基督教右派运动分子,但却坚决支持它的要求。基督教右派的这种做法在不少情况下取得了成功,它能使保守派共和党议员占据一连串的国会两院议席。

从共和党纲领的内容来看,基督教右派在社会道德问题上对它的影响力十分明显,无论竞选人成功与否,联邦竞选纲领如同众多“州政党”的“政策宣言”一样,变得越来越保守。它们要求在宪法中写入严格禁止堕胎和协助安乐死的规定。按照共和党的立场,同性恋者不可参军服役并且也不享有同性婚姻的权利。政策性的教育贷款和税收政策应该促进教会学校的入学率,所有的联邦州都应该承认“在家接受教育”的权利。公立学校应该重新开展在学校的祷告活动,取消性教育课程或者以“婚前禁欲”的计划来代替,婚前的无性生活被认作是道德上的榜样行为。^②

选民动员

正是通过对党纲内容进行更新,共和党反过来又成功争取到福音派选民成为其固定的选民团体。^③ 基督教右派组织在选举前有目的地呼吁和动员福音派选民投共和党候选人的票。民意调查结果证实了这种策略:仅在 1994—1998 年间,传统派、特别是虔诚的福音派(约占人口的 13%)中投共和党议员和参议员的比例从 71% 上升到 79%,如果把那些非传统派也加上的话,福音派在 90 年代末构成所有共和党选民的三分之一。^④

在福音派还不怎么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时候,他们在上个世纪 50—60 年代还

① Kimberly H. Conger/John C. Green, “Spreading Out and Digging In: Christian Conservatives and State Republican Parties”, *Campaigns and Elections*, 23 (February 2002), pp. 58—65.

② 对于 1990 年代党纲的具体例证,参见 Manfred Brocker, *Protest-Anpassung-Etablierung, Die Christliche Rechte im politischen System der USA*, p. 208。2004 年的“共和党宣言”中提到了基督教右派的大多数要求,参见 <http://www.gop.com/media/2004platform.pdf> (25-07-2005)。

③ C. Wilcox, “Wither the Christian Right? The Elections and Beyond”, p. 116f; Scott Keeter, *Evangelicals and the GOP*, Pew Research Center, October 18, 2006, <http://pewresearch.org/obdeck/?ObDeckID=78> (16-12-2006)。

④ John C. Green,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1990s: Confrontations and Coalitions”, in Mark Silk, ed., *Religion and American Politics: The 2000 Election in Context*, Hartford, Ct. 2000, p. 20ff; S. Keeter, *ibid.*

是民主党“新政”选民同盟的固定组成部分。自那以后,显然发生了宗教上的重组。福音派和保守天主教一样,逐渐远离民主党。小布什总统也正是因此而在 2004 年的总统选举中战胜克里:在那些至少一周去一次教堂的白人福音派选民当中,有 82% 投了布什的票,另外小布什只赢得其余选票的 46%。几乎四分之一的白人福音派选民说,候选人的个人特点和信仰状况影响了他们的投票,而其余选民的 5% 承认这些因素影响他们的投票决定。^①

2006 年的国会选举意味着共和党—福音派选民同盟的成功历史告一段落。自 1995 年以来,民主党第一次在国会两院获得多数。但是若要以此来宣告共和党—福音派同盟的结束尚为时过早,因为一些短期的因素在其中发生了作用,比如伊拉克战争和一系列的性及贪污丑闻等,这些事件导致共和党在所有选民团体中丧失选票,其中也包括福音派选民的选票,这回只有 70% 的福音派选民投共和党的票。^② 一些基督教右派在国会中的积极支持者,如参议员里克·桑托鲁姆(宾夕法尼亚州)、议员吉姆·赖安(堪萨斯州)和约翰·霍斯泰特(印第安纳州)丢掉了他们的席位。

基督教右派与小布什

并非如人们在欧洲于伊拉克战争开始之时所反复说的那样,小布什总统只是美国政治“原教旨主义”的代理或是“傀儡”。^③ 美国现任总统其实最初就确定了在选举战略中与基督教右派的关系:从一开始,小布什就很清楚,若无福音派选民的集中支持,他就没有取得选举胜利的机会;不过同时他也明白,他同样也很急切地需要得到其他共和党选民团体的支持,如经济自由主义者,而经济自由主义者在社会道德和宗教问题上的态度较为温和;这样一来,小布什的选举战略就表现为在象征性姿态和口头上高调讨好基督教右派,^④但在实际上也避免疏远其他选民团体。

于是,小布什在禁止堕胎和实行学校祷告活动等问题上并没有采取具体的步骤。相反为了顾及温和派选民,小布什在 1999—2000 年的第一次大选期间,就有意识地与共和党竞选宣言中要求禁止一切堕胎行为(即便是在遭受强奸和有生命危险的怀孕情况下)的立场保持距离。虽然他在就任总统之后,一再在 2002 年、

^① 参见 Manfred Brocker/Clyde Wilcox, “Die Christliche Rechte und die Präsidentschaftswahl von 2004”, S. 180.

^② WHIOV.com, “Sex, Corruption Peeved Evangelical Voters”, November 9, 2006, www.whiotv.com/print/10282754/detail.html (16-11-2006); Jane Little, “US Elections: Which side was God on?” *BBC News*, November 11, 2006, <http://news.bbc.co.uk> (16-11-2006).

^③ Manfred Brocker, “Europäische Missverständnisse über die öffentliche Präsenz von Religion in den USA”, in Gerhard Besier/Hermann Lübke (Hrsg.), *Politische Religion und Religionspolitik*, Göttingen, 2005, S. 145-166.

^④ 小布什在 2000 年被提名总统候选人不久就在德克萨斯宣布 6 月 10 日为“耶稣日”。

2004 年以及 2006 年国会和总统大选中公开谈论基督教右派所关心的话题,诸如在宪法中写入禁止同性婚姻、禁止晚期堕胎或是限制干细胞研究等,^①但是他却不为这些议题投入有价值的政治资本,在民众的争执中去实现这些要求。禁止同性婚姻的宪法提案在国会就已流产,布什总统并没有为草案的通过提供特别支持,而他签署通过的禁止晚期堕胎的法律规定,却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被联邦法院裁定为违宪。这些都需要修改宪法,而小布什对此并不积极。他搞出来的关于干细胞研究的规定明显是照顾到科学界和经济界利益的妥协结果,对此基督教右派却并不满意。

布什总统与基督教右派之间的关系是由选举战略所推动的,这一点从他的外交政策也可以看出来。在外交政策领域,他即便在言词上也不附和基督教右派。基督教右派很早就把“伊斯兰”看作新的“撒旦”和“恶魔的化身”,认为美国必须与之斗争,但是布什总统却一再努力避免给人以“文明的冲突”和“宗教动机的战争”的印象,特别是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期间。小布什反复强调,“伊斯兰教”不应为“9·11”事件负责,“恐怖主义”滥用了宗教的名义。就在基督教右派的领导人宣称“伊斯兰是反犹的、不可救药的坏人”时,^②小布什总统多次用明确的话语和这种一概而论的立场保持距离,他也因此得忍受基督教右派尖锐的批评。^③

小布什的外交政策是由现实主义政治取向的“标准—保守主义者”所影响的,这些保守主义者并不站在基督教—福音派的立场上,他们更多考虑的是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同样在内政领域,美国国内的经济利益集团(而非基督教右派)对布什政府到现在为止的政策表示满意。^④

总结与回顾

回顾基督教右派存在的 30 年历史,它们经历了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这个

① Matthias Rüb, “Streit um den ‘Heiligen Bund’, Ehe und gleichgeschlechtliche Partnerschaften als Thema im amerikanischen Wahlkampf”,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February 13, 2004; Robin Toner, “A Call to Arms by Abortion Rights Groups”, *New York Times on the Web*, April 22, 2004; Sherlyl G. Stolberg, “Limits on Stem-Cell Research Re-emerge as a Political Issue”, *New York Times on the Web*, May 6, 2004; Peter Baker, “Bush Re-Enters Gay Marriage Fight”, *Washington Post*, June 3, 2006, p. A4; “Bush verhindert Embryo-Forschung”, in *FAZ* vom 21. Juli 2006, S. 6.

② Susan Sachs, “Baptist Pastor Attacks Islam, Inciting Cries of Intolerance”, *New York Times on the Web*, June 15, 2002.

③ Dana Milbank, “Hawks Chide Bush over Islam”,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 2002; “Bush steps Away From Christian Fundamentalists’ Comments on Islam”, *Ethics Daily. com*, November 15, 2002, www.ethicsdaily.com/artical_detail.cfm?AID=1812 (16-11-2005).

④ 参见 2005 年 4 月的盖洛普民意调查结果;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merican Politics and the Religious Divide*, Washington, D. C., September 26, 2006, p. 32.

过程加强了其组织结构并且扩展了它们的策略。与其初始阶段相比,它们现在更能成功地吸引成员、保障稳定的财政来源和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严肃的“行为体”角色。^①

但是,即使基督教右派在适应政治体制和加强内部组织建设方面取得成功,它在实施其政治社会议程上仍没有取得大的成就。基督教右派组织的游说工作到现在为止是有成效的,比如:在国会多次阻止了要在法律上保护同性恋者不受歧视的提案;“婚前禁欲计划”在很多公立学校中得以实施(取代以前的性教育课程)并且得到国会的财政支持;国会以反对婚前和婚外性行为作为指导理念来表述必须投入千万美元资金克服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艾滋病蔓延的原因;布什总统还启动了“墨西哥城政策”,按照这个政策,国家的钱将不被允许投向不排除计划生育政策的计划,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总统拒绝向“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提供所需的支持和帮助;而且,1998 年通过的《国际宗教自由法案》还把保卫宗教自由提升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尽管如此,但基督教右派却无法实现它们最为核心的目标:法律仍然不允许在公立学校进行学校祈祷活动;最高联邦法院 1973 年所作的关于堕胎的裁定依然没有修改。色情内容既没有被宣布完全非法,而且通过因特网或是有线电视传播色情内容的途径也没有被有效限制;公立学校继续讲授达尔文进化论,使用“世俗人文的”教科书并且制定多元文化的教学大纲。

虽然基督教右派成功地在公众中发起了对价值观和道德基础的讨论,而且引起人们更多地关注这些问题,在公共领域中“宗教谈话”也的确变得再度高雅起来,即便很多民主党候选人也在 2006 年大选中经常自称是“有信仰的人”,但是美国政治和社会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于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同性恋、色情以及其他一些社会道德问题(不包括堕胎问题)的看法,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变得比 30 年前更加自由,而 30 年前正是基督教右派开始进行政治动员的时候。^② 基督教右派为自己设定的那些目标,比如捍卫美国以“犹太—基督”传统为基础的价值观秩序,来反对正在流行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世界观和生活方式,或者扭转这种发展趋势,却很明显没能实现。若从其对社会的整体影响来看,基督教右派的影响明显小于 20 世纪兴起的其他社会运动,比如公民权利运动或妇女运动。

(熊 炜 译)

① 参见 Manfred Brocker, *Protest-Anpassung-Etablierung, Die Christliche Rechte im politischen System der USA*, p. 283ff.

② 参见 Clyde Wilcox, *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 The Religious Right in American Politics*, pp. 147—153;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merican Politics and the Religious Divide*, p. 56; Carolyn Lochhead, “Bush rallies the right on same-sex marriag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June 6, 2006, p. A1.